

川普主義的興起與分析

楊惟任*

摘要

川普的政治理念、政策風格、意識形態被稱為川普主義，它結合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反建制情緒以及對全球化、移民和傳統政治菁英的質疑，不但加劇美國國內政治的兩極化，造成制度信任危機，而且讓美國與盟國關係陷入緊張，傷害美國的國際威信，並使得國際秩序處於不確定的狀態。本文採取政治學、國際關係學、政治心理學、歷史學、社會學、傳播學等不同學門的觀點深入川普主義的核心，瞭解川普主義對美國國內政治和全球政治經濟的影響。本文發現，川普主義是美國政治、歷史、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加上媒體操作，無法以任何單一的分析框架解釋，川普主義不是一種理論或意識形態，而是一種情感，但基於美國在國際社會的龐大影響力，使得川普主義受到廣泛關注。

關鍵詞：川普主義、美國優先、不干涉主義、民粹主義、對等關稅

* 楊惟任，英國 University of Warwick 政治學暨國際關係博士，現職：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曾任世新大學國際事務長、公共事務長、共同課程委員會主任委員，研究專長包括政治學、國際事務研究、全球治理、兩岸關係與政策、科技與政治。Email: william@mail.shu.edu.tw。

收稿：2025/04/14。 同意刊登：2025/05/31。

壹、前言

2016 年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第 45 任總統，2020 年川普競選連任敗給拜登（Joe Biden），2024 年川普再度被共和黨提名，擊敗民主黨候選人、時任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當選第 47 任總統，成為美國歷史上繼克里夫蘭（Grover Cleveland）之後，第二位兩度當選且任期不連續的總統，川普在這次選舉獲得的選舉人票，創下共和黨自 1988 年以來的最佳表現（McFall, 2024）。

川普是美國政治史上最受爭議的總統之一，他是最富有的總統（Alexander, 2025）、首位未曾擔任過任何公職或軍職的總統、就任時年齡最大的總統、第一位被彈劾兩次的總統（雖然兩次彈劾均未通過），¹ 亦是首位被判有罪的前總統，² 不論私生活、事業生涯、行事風格、爭議言論、政治理念、政策立場，川普經常是國內外媒體關注的焦點（Fandos & Shear, 2019; Fandos, 2021）。

川普高舉「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號，強調國家利益，力行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政策，主張採取關稅措施減少貿易逆差，推動製造業回流美國。在外交政策，川普奉行「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原則，質疑聯合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簡稱「北約」）等多邊機構的價值，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巴黎氣候協定》（*Paris Agreement*）、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UNHRC）等多項國際協定和機構。

¹ 川普曾經兩度被彈劾，第一次是在 2019 年被眾議院以濫用權力和妨礙國會調查彈劾，第二次是在 2021 年被眾議院以煽動叛亂（incitement of insurrection）彈劾，理由是川普試圖推翻 2020 年總統選舉結果，曾向喬治亞州州務卿施壓作票，另涉嫌煽動支持者衝入國會大廈。

² 2024 年 5 月 31 日，川普在「封口費」案被控的 34 項罪名全部成立，使他成為首位被判有罪的美國前總統，也是被定罪後當選的總統，考量川普即將接任總統，法院作出無條件釋放的裁定，但保留有罪判決的記錄。除此之外，川普也涉及偽造商業紀錄、性侵、逃稅、金融欺詐等刑事犯罪。

川普再度入主白宮後，恢復其在第一任期的移民、貿易、環境、能源、外交政策，並喊話接管加薩走廊、收購格陵蘭島、拿回巴拿馬運河控制權、將「墨西哥灣」更名為「美國灣」、加拿大應該成為美國第 51 州、把烏克蘭和歐盟排除在俄烏談判外、有意取得烏克蘭 50% 各式礦產資源開發權利、反對譴責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決議案等。尤其川普提出「對等關稅」措施（Reciprocal Tariff），引起全球貿易風暴和恐慌，造成全球投資市場激烈震盪，引發各國反彈。

川普的政治理念、政策風格、意識形態被稱為川普主義（Trumpism），它結合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反建制情緒以及對全球化、移民和傳統政治菁英的質疑，不但加劇美國國內政治的兩極化，成為制度信任危機，而且讓美國與盟國關係陷入緊張，傷害美國的國際威信，並使得民族主義成為風潮，國際秩序處於不確定的狀態，川普主義儼然已經成為當代美國政治和國際關係的挑戰。

楊惟任（2019）曾從政治心理學分析川普崛起的原因，但該研究途徑已不能完全解釋川普現象，為了更深入川普主義的核心，瞭解川普主義對美國國內政治和全球政治經濟的影響，本文採取政治學、國際關係學、政治心理學、歷史學、社會學、傳播學等不同學門的觀點，針對川普主義的內涵進行分析，希冀增益各方對川普主義的瞭解，以預測和掌握川普的政治行為、政策與可能效應，採取有效的因應作為。

貳、川普的人格特質與政策表現

川普出生於家境優渥的白人家庭，他的資質優異，畢業自全美最佳的商學院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Wharton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受過完整財經教育，這樣的背景讓他充滿優越感。川普畢業後進入父親的房地產公司工作，自此展開他的事業，憑藉高調的作風在房地產界闖出名聲，同時擁有娛樂公司、飯店休閒等事業，並主持過脫口秀節目，川普多樣的角色和豐富的私生活，迥異於典型的美國政治菁英。

川普是個高度自戀的人，喜歡曝光，重視存在感，他的性格多變，立場反覆，言行缺乏一致性。其次，川普的個性富有侵略性、狂妄、好勝心強，這讓川普作出不理性決策的可能性比一般人高。再者，川普常常根據直覺很快地作出決定，

缺乏深思熟慮，且傾向於將無關的問題混為一談，這種低認知動機的特質影響他的政策判斷和決定（McAdams, 2016; Kertzer & Zeitzoff, 2017）。

川普的政治立場不一，曾多次轉換黨籍，1987 年加入共和黨，1999 年轉投改革黨，並參加翌（2000）年美國總統選舉改革黨初選，不久後退出，2001 年加入民主黨，2009 年重新回到共和黨，2011 年退出共和黨，2012 年第三度加入共和黨。

川普是個有強烈種族主義、反對外來移民，以及歧視女性的公眾人物，他口無遮攔，甚至譁眾取寵以博取他人的關注，經常引發爭議。2016 年美國總統選舉過程，他以種族、移民、性別的偏激言論和針對民主黨對手希拉蕊（Hillary Clinton）的人身攻擊吸引媒體注意，加上假新聞充斥，該次大選被稱為美國政治史最醜陋的總統選舉之一（Barone, 2016）。

川普從小在競爭激烈且殘酷的房地產界成長，影響他對社會和政治世界的認知，認為周遭環境（包括國際關係）是一種零和賽局（Zero-sum game）的世界，這種思維側重相對收益，以自我價值為中心，缺乏理性原則，道德性低，對合作夥伴缺乏忠誠度。川普將他的商業成功模式應用於政府管理，但許多政策偏向「破壞」而非「建設」。

川普兩度就任總統，以不干涉主義作為處理對外關係的原則，迥然不同於美國戰後奉行的國際主義。川普缺乏國際事務經驗，對國際政治的認識有限，他本人又不信任幕僚的意見，不時出現相互矛盾的政策陳述，他鮮明的人格特質和交易決策（deal-making）風格，以個人利益評估和盟國的關係，讓國際秩序充滿不確定因素和風險（Kertzer & Zeitzoff, 2017）。

2017 年，川普就任總統後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JCPOA）、《巴黎氣候協定》、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合作機制，這些舉措是川普對「美國優先」議程的落實，並重新談判貿易與外交協議，以獲取對美國更有利的條件。

另外，川普下令在美國和墨西哥邊境興建圍牆，阻止偷渡客進入美國，川普指稱非法移民對美國帶來毒品和犯罪問題，上任後大規模遣返非法移民、取消非

法移民子女的出生公民權，並暫停對收容非法移民的「避難城市」的聯邦撥款、起訴偷渡入境美國的外籍成年人，並遣返他們的子女。

川普對穆斯林一向沒有好感，在 2016 年競選總統時強調當選後將設立穆斯林資料庫，強制美國的穆斯林登記，以掌握穆斯林的行蹤。上任後，川普基於國家安全為理由頒佈旅行禁令，禁止伊朗、利比亞、索馬利亞、敘利亞、葉門等穆斯林國家的人民入境美國，北韓、緬甸、吉爾吉斯、尼日、坦尚尼亞等獨裁國家也在旅遊禁令之列。

2021 年拜登總統上台後撤銷多數川普第一任期的政策，川普再度入主白宮後立即恢復原先的作法，簽署超過 100 項行政命令，撤銷前拜登政府的命令，宣布南部邊境進入緊急狀態，指示邊境巡邏人員驅逐非法越境移民，重新修建美墨邊境圍牆，停止所有非法移民入境，發起大規模驅逐非法移民行動，撤銷根據人道主義進入美國的移民的假釋身份，終止無證移民子女的出生公民權。

另外，川普赦免 2021 年 6 月國會山莊騷亂事件被捕的 1,500 人、取消對跨性別者的保護，並規定性別只有「男性」和「女性」兩種、授予企業家馬斯克（Elon Musk）成立政府效率部，大規模解僱聯邦雇員並凍結招聘，包括解散美國國際開發署的大部分機關和人員，並凍結對聯邦工作人員的新監管和招聘。

川普的支持者多為白人男性、工人階級、農民，這些群體面臨經濟衰退、工廠關閉、工資停滯、社會流動性下降，對政府感到不滿，反對全球自由貿易。川普在三度競選總統過程，批評貿易夥伴以欺騙和不公平的手段佔美國的便宜，誓言透過貿易保護主義，進行關稅報復，降低貿易赤字，推動製造業回流美國，創造工作機會，川普透過民族主義及對全球化的批判獲得政治支持。

川普的外交政策以「美國優先」為原則，傾向單邊主義，偏好與個別國家進行雙邊談判，而非參與多邊機制，對盟國的態度傾向競爭而非合作，不時對盟國提出批評，採取無差別的對等關稅政策，將朋友和敵人混為一談，損害盟國對美國的信任，也引發全球反美情緒。

川普再度擔任美國總統後，指責全球對美國貿易違背公平原則，必須透過關稅制裁，於 3 月 12 日宣布對加拿大、墨西哥、中國、歐盟加徵關稅、對數種進口商品（包括鋼鋁、汽車、汽車零件）課徵 25% 關稅，接著於 4 月 2 日宣布對所有國家的進口產品徵收 10% 的基準關稅，並對個別國家徵收 17% 至 49% 的對等

關稅（台灣被課徵 32%），除了加徵的關稅幅度超乎各國預估之外，此舉幾乎影響美國所有的貿易夥伴，對主要製造國造成重大衝擊。

為反制川普的作法，中國、歐盟、加拿大等國宣布對美採取報復，川普也強勢回應，雖然川普在對等關稅生效隔日（4 月 10 日）宣布暫緩 90 天實施，要求各國與美國進行協商，但對中國的報復關稅進行反制，進一步將關稅提高到 145%，美中貿易戰爆發。川普的作法挑起全球貿易戰，對全球經濟構成莫大的風險，也讓美國失去國際信譽和地位。

川普反覆無常的作風引來國內批評，這樣的作法將對美國經濟造成嚴重傷害，再者對等關稅措施將從根本上改變全球貿易體系，不利全球自由貿易發展，更重要的是，川普的無差別關稅政策嚴重傷害美國與盟國關係，使得許多國家不得不加速多元市場布局，減少對美國依賴，同時強化歐洲內部的凝聚力，非歐盟國家也會尋求更自主的路線，如此將加速弱化美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

參、川普主義的定義與意識形態分析

Continetti (2020)、Dean 與 Altemeyer (2020)、Reicher 與 Haslam (2016) 認為川普主義是指第 45、47 任美國總統川普所秉持的意識形態、政治風格、政治運動及獲取和保持權力的機制，源自他在 2016 年競選美國總統期間，運用民粹主義的手法應對政治、經濟及社會問題，提出移民限制、貿易保護、孤立主義、反對福利改革等政見，並在當選後使其成為政策。

事實上，「川普主義」一詞並沒有確切的定義。川普本人在 2021 年保守政治行動會議對川普主義作出定義，指出川普主義意味著很多東西，包括以《美墨加協定》(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 取代災難性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低稅率與消除扼殺就業的法規、嚴密的邊境管制與擇優移民制度、良好的執法，確保街頭無騷亂、保護憲法第二條修正案（擁有槍支的權利），以及強大的軍隊和對退伍老兵的充分照顧，但川普的說法欠缺解釋川普主義的框架 (Henninger, 2021)。

Katzenstein (2019) 指出，民族主義、宗教、種族是川普主義的三個支柱，Wolf (2020) 聲稱川普主義包括社會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經濟民族主義、本

土主義、白人民族主義，這些特點反映在川普的反全球化、反建制、反移民以及對傳統媒體的敵視。

Goldberg (2020)、McGaughey (2018)、Kagan (2016) 將川普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相提並論，指出川普以「讓美國再次偉大」為口號，將自己視為體現國家群體的歷史命運的權威，並讓支持者相信領導者的直覺優於抽象和普遍理性。

法西斯主義的特徵包括「傳統崇拜」、「拒絕現代主義」、「為行動而行動」、「分歧就是叛國」、「種族主義」、「迎合中產階級」、「沉迷於陰謀」、「剝奪菁英階層的權力」、「永遠都要有一個敵人需要戰鬥」、「自我優越」、「英雄主義」、「男性沙文主義」、「民粹主義」、「言論煽動」。法西斯主義通常出現在特定的政治、經濟、社會背景，闕如政府失靈、政治不穩定、經濟危機、社會動盪與恐懼、外部失敗激起的民族主義 (Eco, 1995)。

Devereaux (2024) 把川普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進行比較，認為兩者之間有不少相似之處，他批評川普運用右翼政治行為者的策略，煽動危機以從中獲利。Paxton (2021) 原本不認同川普主義等同法西斯主義的說法，但 2021 年美國國會大廈衝突事件後，他改變原先的觀點，把川普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劃上等號。

Will (2020) 相信川普主義就是法西斯主義，兩者皆利用恐懼動員民眾，反對媒體、菁英、全球主義。Tarizzo (2021)、Benjamin (2020)、Morris (2019) 批評川普利用支持者的法西斯衝動建構他的政治基礎。Matthews (2021)、Boucheron (2020)、Hasan (2020)、Robertson (2020)、Urbinati (2019)、Illing (2018)、Shenk (2016) 將川普主義比喻為法西斯主義，或將其視為新法西斯主義趨勢的一部分，但屬於川普所特有。

不過，Boucher (2024)、Zeitz (2024) 不認同川普主義是法西斯主義的論點，而是將川普視為獨裁者和民粹主義者，川普的反民主傾向(例如質疑選舉公正性)與極右運動有相似之處，接近威權主義，並非完全的法西斯主義，Polychroniou (2020)、Brown、Gordon 和 Pensky (2018) 也相信川普是為威權主義者。

Badiou (2019) 將川普描述為「新法西斯主義者」，Traverso (2017) 則傾向「後法西斯主義者」這個名詞，但無論前者或後者，他們提到川普和義大利前總理貝魯斯柯尼 (Silvio Berlusconi) 類似，兩人皆倡導一種民主模式，這種模式跳脫任何集體審議過程，直接動員支持者，建立民眾與領袖和國家融為一體的關係。

Temelkuran (2019) 指出川普和土耳其總統艾爾段 (Recep Tayyip Erdoğan) 的政治立場和政治行為相似，皆採取右翼民粹主義路線，除了打擊司法和政治機制，兩人都敵視媒體、透過謊言顛覆事實，而且滿口充斥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的言論。

Finchelstein (2017) 認為，川普主義和庇隆主義 (Peronism) 有某種程度的交集，兩者無論是在國內政策或外交政策皆無視政治體制。庇隆主義是以阿根廷前總統庇隆 (Juan Domingo Perón) 為中心的政治和經濟思想，核心理念包括社會正義、經濟獨立、國家自主、勞工權益、強勢領導，結合民粹主義、社會正義、經濟民族主義及工人運動，對阿根廷政治影響深遠。庇隆主義傾向個人領導，強調領袖與民眾直接互動，削弱政府機構的權威。

川普的政治崛起不僅是美國獨有的現象，在歐洲亦有一股激進右翼運動（譬如法國國民陣線、英國脫歐），兩者皆反對外來移民、對現狀抱持敵意，並譴責主流政治菁英，從意識形態來說，川普主義更貼近右翼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及保守主義的混合體 (Cavaillé et al., 2016)。

Hopkin 與 Blyth (2021) 強調川普主義是一種不以自由民主為原則的政治運動，類似非自由民主運動，主張威權統治、民族主義或其他形式的統治，忽視自由選舉、法治、人權與多元政治，反對建制派菁英主張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和全球主義。Lowndes (2019) 將川普主義視為美國極右派的表現，Isaac (2017) 把川普主義看作是 2010 年代末至 2020 年代初，全球出現的民粹主義和新民族主義情緒的變體。

Parker (2021) 與 Fuchs (2018) 注意到，川普具有強烈的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傾向，經常以能夠引起支持者共鳴的言論和政治表演成功動員「被剝奪權利的白人」及美國低階社會和工人階層。Jutel (2019) 在 Carlos de la Torre 出版的《全球民粹主義手冊》(Routledge Handbook of Global Populism) 指出，川普揭示的是美國右翼民粹主義的各種迭代，目的是為了接近並達到企圖的目標或結果，與社會保守主義或自由主義經濟無關，而是與民眾的享樂感有關。

以上討論呼應 Gordon (2017) 的假定：「川普主義無法以任何單一的分析框架解釋」。川普的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波頓 (John R. Bolton) 提到，川普的民粹主義並不由任何意識形態所驅使，川普主義這個名詞是否有哲學意義值得懷疑，

因為川普沒有特定的政治信仰，如果吾人試圖以意識形態的角度分析川普的決定，最終會發現一無所獲（Brewster, 2020）。

誠如 Kimmel（2015）所說的，川普主義不是一種理論或意識形態，而是一種情感，他在各種場合透過豐富的肢體語言和誇張的表達，讓支持者出現一種「自己有權得到的好處被看不見的、更強大的力量奪走，而川普可以為我們找回原本屬於自己的好處」的感覺。

Postel-Vinay（2024）亦言，川普主義既不是一種學說，也不是一種意識形態，嚴格來說它並不存在，但川普充滿爭議的人格特質和政治行為，加上他將某些美國政治根深蒂固的傳統全部置於「美國優先」之下，包括反對政治和知識菁英的人民（特別是中低階層白人）、孤立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對稅收和移民的敵意、威權作法的合法化，拒絕反對聲音，以及美國在國際社會的龐大影響力，使得川普主義受到廣泛注意。

肆、川普主義崛起的原因

一、政治學觀點

川普主義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美國第 7 任總統傑克遜（Andrew Jackson; 1829~1837），川普和傑克遜都是排外主義和白人優越主義者，這兩股意識形態在美國歷史根深蒂固。傑克遜在任內積極鼓吹農本主義、平民主義、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強調民主制度和聯邦統一，他的主張在當時深受支持，並形成一股政治運動。傑克遜式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使得美國政治大眾化，對美國政治的最大影響是民主從菁英掌控轉向平民，雖然當時的平民指的是中產階級白人男性，此後一般民眾開始參與政治（Sarah Lyall, 2021; Susan B. Glasser, 2018）。

川普主義與一次大戰後的美國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也有淵源（Edwin K. Morris, 2019）。美國進步主義是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為響應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而興起的改革運動，旨在透過改革加強政府問責、保障工人和農民、提高生活條件，以應對當時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挑戰，但它迎合保守派民粹主義對美國不斷變化的種族膚色的反感。Greenberg（2016）批評這個風潮讓進步主義產生質變，變得不自由且病態地情緒化。

此外，美國自一次大戰後便有強烈的孤立主義傾向，類似川普主義的運動被多次發起，例如 20 世紀初的美國優先運動（America First Movement），主要由美國優先委員會（America First Committee, AFC）所領導，這是一個活躍於 1940 年至 1941 年的孤立主義政治組織，主張美國應專注於自身事務，反對參與歐洲戰場，許多人認為參戰帶來的損失太大，加上 1929 年美國發生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美國人更關注國內經濟，不願意捲入海外衝突。

「不干涉主義」（Non-interventionism）曾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傳統，起源於美國獨立戰爭後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由美國第 5 任總統門羅（James Monroe）於 1823 年 12 月 2 日向國會發表的國情咨文中提出，反對歐洲列強在美洲的殖民活動和政治干預，主張美洲事務應由美洲國家自行處理，避免捲入歐洲列強的爭端，保持美國的獨立性。不干涉主義在 19 世紀得到延續，在 20 世紀初仍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主流立場（付文廣，2022）。

1904 年，美國老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主張基於美國利益，應介入並維持拉丁美洲的穩定，威爾遜總統（Woodrow Wilson）上任後，推動「道義外交」（Moral Diplomacy），強調美國應幫助拉美國家建立民主制度，而非僅保護美國的經濟利益，不過威爾遜仍依循不干涉主義的原則。

一次大戰爆發時，威爾遜宣佈美國保持中立。1916 年，威爾遜競選連任時提出「美國優先」，聲明美國不參與戰爭的重要性，這個立場幫助他贏得選舉，因為它反映當時美國民眾普遍希望避免戰爭的情緒。然而，隨著戰爭發展，美國的中立立場逐漸難以維持，威爾遜從不干涉主義轉向干涉主義。

戰後，美國採取國際主義，成為世界領袖，威爾遜主張建立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維護世界和平，防止戰爭，但美國國會對國際義務感到擔憂，並未同意加入國際聯盟。美國在 1920 年代再次轉向不干涉主義，這個政策持續到二次大戰爆發。

1941 年，日本突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並加入二次大戰，美國優先運動失去支持而結束，美國孤立主義終結。2016 年川普競選總統時，「美國優先」口號再度被提出，但川普的「美國優先」政策主要聚焦於貿易、外交和國內經濟，而非孤立主義（付文廣，2022）。

根據前述，「美國優先」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政治運動，並非川普所獨創，其中心圍繞著美國利益，強調國家資源應優先解決國內問題，但川普經由媒體散佈的破壞性政治風格，結合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將舊保守主義重塑成為川普主義，在外交上採取單邊主義，在經濟方面支持自由市場，但強調貿易保護和干預的必要性（Morris, 2019）。

Lieberman 等人（2019）指出，川普的當選及其政治現象並非單純的選舉結果，而是美國政治中幾個相互關聯因素交互作用的產物，包括美國國內政治的極化、種族與經濟不平等導致的社會分裂，以及民主規範的侵蝕。

政治極化是川普主義興起的重要背景，當前政治情況弱化制度對總統權力的制衡能力，使其難以有效對付川普的行為和言論帶來的破壞。雖然美國民主制度在內戰和麥卡錫主義等時期曾多次面對危機並恢復，但如今的危機發生在一個高度對立的環境，導致政治共識難以達成，制度穩定性受到威脅。

種族和經濟不平等在美國政治扮演重要角色，為川普主義提供有利的基礎，使民粹主義得以滋長。白人勞工階級和農民由於經濟停滯覺得不滿，這種不平等擴大社會分裂，川普訴諸種族怨恨和經濟焦慮的競選策略，獲得白人勞工階級和農民的支持，卻也凸顯美國民主的深層矛盾。

川普的行為破壞長期以來約束政治行為的非正式規範，例如對媒體的尊重、對選舉結果的接受等，這種規範的侵蝕可能導致制度失靈，威脅美國民主的穩定性。與歷史上的危機相比，當前規範破壞的嚴重性在於它與政治極化和社會分裂的結合，使得美國政治面臨嚴峻的挑戰，其影響超越傳統政治範疇，可能動搖美國政治的根基，甚至對全球民主發展帶來威脅（Robert C. Lieberman et al., 2019）。

二、歷史學觀點

Mirza 等人（2021）指出，美國歷任國家領導人的政治行為可區分為四種傳統：漢密爾頓傳統（Alexander Hamilton，注重商業）、傑弗遜傳統（Thomas Jefferson，強調民主）、傑克遜傳統（民粹主義）、威爾遜傳統（道德原則與國際主義）。

Mirza 等人（2021）以歷史內容分析為研究途徑，比較川普和傑克遜的個人生活、人格特質、領導風格及政治行為，證明兩人都有自戀、自我中心及威權的傾向。傑克遜否決國會法案、無視最高法院的裁定，川普質疑民主機構的合法性

（包括媒體、司法、選舉）。其次，兩人都利用民粹主義吸引選民，以反對「腐敗菁英」為號召，吸引中低階層民眾的支持。再者，兩人皆以粗魯、脾氣火爆著稱，任人唯親，充斥腐敗行為，並經常撤換異見者，圍繞自己建立忠誠團隊。

傑克遜傳統以個人主義、民粹主義為核心，重視美國利益，反對過度介入國際事務，但若美國受到威脅或發生戰爭，則追求徹底勝利，川普的「美國優先」政策與傑克遜傳統一致，強調美國利益高於國際承諾，反對建制派的外交政策，避免發動新的戰爭，試圖將進行中的戰爭導向符合美國利益的結果，這與傑克遜對戰爭的強硬態度相符，川普的民粹主義修辭（例如反對移民）和對持有槍枝權利的支持，亦呼應傑克遜傳統的特點。

川普和傑克遜之所以有這樣的共同點，與他們的人格特質和政治或社會經驗有關，兩位總統都曾在政治生涯遭受激烈的人身攻擊。傑克遜在 1828 年選舉被指控私生活不道德，川普在 2016 年總統選舉期間，因為性別歧視言論和家庭醜聞受到抨擊，這些經歷塑造他們對抗菁英和建制派的態度（Mirza et al., 2021）。

Drezner（2020）批判川普是不成熟的領導人，強調他的行為類似幼兒，具體特徵包括注意力短暫、易怒、情緒不穩、衝動決策、無法接受批評。川普的領導風格依賴直覺，而非理性分析，降低政策的連貫性與執行力，他的短視近利使他難以建立長遠的國際戰略，他的衝動決策讓外交政策難以預測、反覆多變，使得國際體系呈現不穩定的狀態。

即使川普是一位不成熟的領導人，但他當選第二任期所獲得的支持，以及共和黨掌握參、眾兩院，最高法院也由保守派主導的情況下，加上川普利用行政命令和緊急狀態擴大總統權力，削弱國會和法院的監督力量，使得川普對國內政治和國際社會仍然擁有相當的影響力。

川普的領導風格改變美國政治體制，他攻擊媒體、挑戰行政機構的獨立性，強化「帝王式總統」（Imperial Presidency）的概念，造成權力制衡失效，他對盟國的不尊重改變美國的外交政策基調，傷害美國的國際信譽，他的經濟民族主義導致全球貿易秩序失衡。

簡言之，川普的心理特質限制他作為總統的有效性，造成他的政策成就相對有限，值得憂慮的是，他的治理方式破壞美國的傳統政治規範，未來將繼續影響美國民主發展（Drezner, 2020）。

三、社會學觀點

從社會基礎與選民支持分析，川普主義的崛起與美國社會的階級、種族和經濟斷層密切相關。研究發現，川普的支持者以白人勞工階層、農民以及對全球化感到失望的群體為主，這些族群的「經濟焦慮」和「文化反彈」(cultural backlash) 成為川普的政治崛起的基礎，以及川普主義發展的條件。

Komlos (2017) 指出，川普之所以能夠贏得 2016 年總統選舉，主要是中西部「鐵鏽地帶」(Rust Belt) 的關鍵搖擺州轉向共和黨，這些搖擺州在 2008 年和 2012 年曾支持歐巴馬總統 (Barack Obama)，但 2016 年倒向川普，主要係這些地區的經濟衰退、工廠關閉、工資停滯、社會流動性下降，勞工階級和農民感覺被政府忽視，對民主黨政府不滿。

川普的第一任期並沒有獲得太多的經濟成就，加上建制派支持者的對川普主義的反撲，民主黨在 2020 年總統選舉以些微差距贏得賓州、密西根州及威斯康辛州等關鍵搖擺州，該屆選舉民主黨勝出，拜登成為總統，但拜登任內美國工人和農民的經濟並沒有獲得改善，2024 年大選，這幾個搖擺州的選民再度轉向共和黨，川普重回白宮。

雷根總統 (Ronald Reagan) 任內力行自由經濟、減少政府管制，被視為經濟不平等的開端，「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conomics) 使得富裕階層收入大幅增長，中產階級與工人的生活未見改善。柯林頓總統 (William Clinton) 推動自由貿易，導致美國製造業外流，許多傳統產業工人失去工作，2000 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加速美國製造業衰退，工人階級覺得被政府拋棄。

2008 年金融危機，政府挹注大量金錢拯救華爾街銀行，卻讓許多民眾失去房屋與工作，加深中產階級和工人對政治菁英的不滿，長期累積的情緒成為民粹主義滋長的條件，讓川普有機會操作媒體，營造一種「人民 vs. 菁英」的敘事，透過反全球化、反移民、反建制的修辭，獲得白人勞工階級的支持。

川普現象並非美國獨有，在歐洲和其他地方都存在，這是全球化與民主治理困境的跨國反映，全球化有利商品、人口及資本的流動，也加深經濟不平等，美國和歐洲的極右派風潮顯示經濟、政治與社會問題需要政府重視，提供民眾社會

和經濟保障，這種不滿可能長期存在，加深民眾對政治體制的不信任，(Charlotte Cavaillé et al., 2016)。

換言之，川普主義的崛起是經濟不平等的結果，而非單純的意識形態改變，如果政府不能解決經濟和社會問題，川普主義將持續影響美國政治。

四、傳播學觀點

Boler 與 Davis (2020) 解釋，政治人物經常使用某種開放的口號或符號將不同的民眾聯繫起來，並不斷地訴諸於情感，使其茁壯成長，以便轉換為可動員的政治力量或行動，川普使用「讓美國再次偉大」作為這個情感符號達到前述目的，因為它夠開放，允許民眾對它賦予不同的意義，可以把所有人都拉進來。另外，川普經常在溝通過程傳播不實訊息，假新聞成為川普主義的文化符號，造成美國社會和文化分裂，也對美國新聞業的可信度帶來衝擊。

Carpini (2018) 指出，川普主義的興起正逢美國傳播和政治關係的根本轉變時刻，傳統新聞和娛樂的界線交錯在一起，難以區別。Jacquemet (2019) 提到，川普的支持者在媒體消費過程更關心川普的發言或事件的娛樂價值，而不是川普的政策議程。Johnson (2018) 發現川普的支持者並不在意他們從社群媒體收到的資訊是否為真，只享受其中的情感愉悅，這樣的特點讓川普得以利用社群媒體將特定的情感動態傳播給支持者，成為川普影響支持者的原因。

Massachs 等人 (2020) 基於社會學的三个假設—同質性 (homophily)、社會影響 (social influence)、社會反饋 (social feedback) 建構特徵集，並應用機器學習模型分析 Reddit 最大的川普支持社群「r/The_Donald」的用戶數據，探討川普的支持者在 2016 年美國總統選舉前的行為根源，並預測哪些用戶可能成為川普的支持者。

他們根據社群媒體的行為模式預測政治傾向，並為理解川普主義的政治支持提供實證解釋，強調典型川普的支持者具有以下人格特質：政治保守、具有宗教信仰、喜好槍支、大麻、視頻遊戲、社區參與消極、男性主導、反跨性別族群、與主流政治群體對立，反之，非川普的支持者的政治立場和信仰較為開放、重視環保，並對文學和科技感興趣。

研究發現，川普的支持者與傳統政治文化存在疏離感，川普的支持者的政治態度多半來自既有興趣和社區認同，而非外部直接說服，這說明同質性和社會反饋是川普支持的主要根源，社會影響的作用有限。

Mollan 和 Geesin (2019) 注意到，川普的領導風格強調個人品牌、媒體影響力，他善於應用商業敘事，把自己塑造成能夠「拯救國家」的領袖，並使用充滿挑釁與煽動性的言論吸引支持者（這與右翼民粹主義的「動員憤怒」模式相同），藉此建構果斷和強勢的領導形象，川普高明的政治行銷為他的政治事業奠定重要的基礎。

相較於政治競爭者，川普善於媒體操作，經由社群媒體直接與支持者溝通，製造輿論，宣揚反建制情緒，強調對菁英、移民、全球化等「敵人」的對立，並以「讓美國再次偉大」為口號彰顯民族主義與反移民立場，吸引那些認為被邊緣化的選民。

Mollan 與 Geesin (2019) 認為，川普的成功不是個人魅力或政策，而是有效利用民粹敘事，將商業領導的神話與右翼政治訴求結合，川普勇於質疑並挑戰民主治理方式，使極端保守思想成為主流，川普主義雖然植根於當前政治環境，其影響可能超越川普本人，長期在美國政治發生作用。

Merkouraki 與 Tzioti (2024) 發現，「川普式語言」(Trump-speak) 的特徵是透過危機敘事製造恐懼（例如「我們正在失去國家」），操縱選民的認知閉合需求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並將自己定位為解決方案。Tucker (2018) 提到，美國歷次總統選舉都與強烈的情感有關，但川普巧妙地運用危機敘事獲得和他一樣對美國持有特殊的強烈情感的選民的支持。川普的危機敘事有效地將支持者的不安全感轉化為政治支持。

Urbinati (2019) 從川普的演講、推文、聲明，識別其語言模式和修辭策略，並結合傳播理論，解釋這些修辭如何塑造公眾認知。他指出，川普的語言風格有別於傳統政治人物，具有口語化、直白、情緒化、對抗等特徵，經常使用誇張、重複、挑釁的詞彙，吸引注意力並激發情感反應，透過獨特的語言和溝通方式建構民粹主義風格的表達，塑造其政治形象並吸引支持者。

其次，川普的修辭是個人特質，也是民粹主義話語的一種形式，這種民粹主義風格利用情感而非理性訴求，刻意避開政策細節，透過簡化複雜問題動員支持

者，以「人民」對抗「菁英」的二元對立為核心，挑戰政治菁英的權威，製造被忽視的群體對政治菁英的敵意，增強支持者的身份認同與安全感，但也加深社會的分裂。

再次，川普將媒體塑造為「敵人」，利用社群媒體放大修辭的效果，這種即時、未經過濾的溝通方式打破傳統媒體的中介角色，直接與選民對話，增強民粹訊息的傳播。川普改變政治溝通的規範，使其更具對抗性和娛樂性，這種現象不但導致美國社會陷入意識形態的分歧，政治趨向兩極化發展，也影響選民對政治領袖的看法，關心個人特質或個性而非政策深度，這種民粹主義風格對政治文化具有長遠的影響。

伍、川普主義對美國和國際的影響

一、對美國政治的影響

《民主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 作者 Levitsky 與 Ziblatt (2018) 認為，川普的政治行為（包括質疑制度規範、鼓勵政治暴力、2021 年國會山事件）已侵蝕美國民主根基，川普主義導致美國政治極化，引發民眾對民主的懷疑。Gorski (2019) 指出，川普是日本偷襲珍珠港以來對美國民主制度的最大威脅，他慣用媒體恐嚇、大規模政治宣傳、不實訊息、壓制選民、法庭包裝，挑戰美國民主價值和規範，美國的代議制政府將在未來幾年被民粹主義形式的專制統治漸漸取代。Finchelstein (2017) 警告，川普是當前美國民主制度的最大威脅。

Carlos de la Torre (2017) 指責川普將民粹主義從美國政治的邊緣帶到中心，並激勵歐洲右翼民粹主義者。在川普之前，美國右翼民粹主義政治人物如華萊士 (George Wallace)、佩羅 (Ross Perot)、佩林 (Sarah Palin) 也曾挑戰建制，但影響有限，川普的成功標誌著民粹主義在美國政治的新高度。

川普承接 2009 年茶黨運動 (Tea Party movement) 的動能，反對歐巴馬的醫療改革和經濟政策，也反映對首位非白人總統和建制派的反彈，但川普超越茶黨的社會基礎（較富裕、教育程度較高的白人保守派），迎合白人選民的經濟焦慮和排他主義，獲得白人勞工階級的支持。茶黨為川普的崛起鋪路，顯示美國政治長期存在的反建制和種族情緒，但這種情況加劇社會分裂。

川普上台後繼續使用民粹主義策略，製造並對抗敵人，包括媒體（稱其為「人民的敵人」）、民權團體、情報機構及民主黨，他製造人民與菁英的對抗以及兩黨的對立對抗建制派，聲稱媒體、特殊利益集團和大額捐助者都在反對他，例如他的競選廣告抨擊「失敗和腐敗的政治建制」，並將自己定位為人民的代表，強調「只有你們能阻止這部腐敗的機器」。

另外，川普將「真正的美國人」定義為白人勞工和中產階級，並將敵人設定為全球菁英、移民和少數族群。他利用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將墨西哥人描述為「毒販、罪犯和強姦犯」，穆斯林標籤為「恐怖分子」，黑人激進分子（如 **Black Lives Matter**）視為「不法分子」，其之政策主張，例如修建邊境牆和禁止穆斯林入境，顯示對移民和多元文化的恐懼。

此外，為了減少貿易逆差、增加製造業就業機會、縮小貧富差距、提升供應鏈韌性與安全水準，川普主張對貿易夥伴提高關稅、威脅對將工廠外移的企業徵收高額關稅、推動製造業回流。

Shanahan（2017）指出，川普並非缺乏治理能力，但他的政治策略與其他民粹主義領導人，例如委內瑞拉的查韋斯、土耳其的埃爾多安、匈牙利的奧爾班相似，這些領導人皆採取攻擊媒體和控制國家機構的手段鞏固權力，並利用危機事件壓制異議分子和政治對手。同樣地，川普的行為與全球民粹主義者無異，將把美國民主制度推向威權主義的方向。

右翼民粹主義對民主構成重大威脅，川普主義是美國民主面臨的獨特挑戰，對美國政治和全球民主發展帶來威脅，即使美國的民主制度、公民社會及獨立媒體可限制川普的威權傾向，但川普主義已經撕裂美國社會，傷害美國政治，且短期間之內，這個威脅都可能存在。

Richards（2024）提到，看似對立的兩種政治心理狀態，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和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在當代政治環境交織融合，形成一種新的政治心理與社會現象。威權主義主張領袖意志的至上性，群體對領袖的忠誠，以及政治權力的集中，自由意志主義強調個體自由，最小化國家與社會對個人行動的限制，通常與市場自由、個人選擇權等概念掛鉤，雖然兩者看似衝突，但有深層的心理聯繫。

從心理分析的概念來看，之所以有這樣的現象，主要是這兩種極端政治立場皆源自相似的內在焦慮，即個體對「自我滅失」的恐懼，分別體現為兩種不同的心理防禦機制：威權主義者透過與群體及領袖的融合獲得安全感（害怕孤立，類似廣場恐懼），自由意志主義者透過對群體與社會規範的排斥保持自主性（害怕被限制，類似幽閉恐懼），這些心理防禦機制導致兩者在某些情境下彼此融合，而不是互不相容。

Richards (2024) 指出，「威權－自由意志混合模式」已成為 21 世紀政治的新現象，它之破壞性包括導致政治極化、陰謀論與不信任氛圍擴散、威脅民主制度，川普主義便是這種混合模式的例子。川普的政治運動結合威權與自由意志的元素，支持者對他的忠誠近乎狂熱，呈現典型的威權主義群體心理，但川普也以反建制、個人主義英雄的形象吸引許多自由意志主義者。

2021 年 1 月 6 日美國國會暴動體現這種說法，暴動者表現出對川普的絕對忠誠（威權主義），又以「個人自由」的名義挑戰政府機構（自由意志主義），川普主義可能成為美國國內政治人物和其他國家民粹領袖效仿的模板，不利美國政治和全球民主發展。

二、對國際秩序的影響

Humire (2024) 探討川普的外交政策的核心理念及其之影響，他指出川普的外交政策並未遵循國際關係理論，而是基於個人經驗和直覺，強調美國應優先考慮自身利益、主張透過雙邊貿易協議取代多邊貿易協定（例如跨太平洋夥伴協定）、實施貿易保護主義，對其他國家提高關稅、推動供應鏈回流美國、反對移民政策、主張多邊主義，即所有參與國家應公平承擔責任，而非讓美國承擔過多成本，譬如要求北約成員國履行國防預算承諾，增加軍費開支。

另外，川普主義的外交政策建立在「國家主權」與「責任分擔」這兩大支柱之上，透過貿易保護主義、邊境安全、國際機構改革等落實這些理念。「美國優先」被視為回歸美國建國初期的外交理念，這種策略不同於二次大戰後的國際主義，改變美國的外交方向，全球經濟出現去全球化的現象，使得各國重新評估全球化與國家利益之間的平衡。

1970 年代起，受到技術進步和跨國公司推動，先進國家逐步撤除限制資本和商品跨境移動的措施，「小政府、大市場」在 1980 年代成為主流經濟思潮，崇尚自由市場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應運而生，提倡自由化、去除管制及私有化，全球興起經濟自由化浪潮，各國減少政策干預，逐步消除貿易障礙。冷戰結束後，全球貿易快速發展，各國的經濟合作更盛以往，全球化蓬勃發展。

川普上任後為了減少貿易逆差、保護國內產業，決定放棄華盛頓共識，轉而採取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對其他國家的商品加徵關稅、推動製造業回流等措施，引發美國與中國等經濟體的貿易戰，新興經濟民族主義逐漸取代全球化，反全球化將改變全球經濟政治格局（Izu et al., 2024）。

川普於 2024 年再度當選美國總統，加上共和黨在參、眾兩院擁有多數席次，最高法院也由保守派主導，他的權力比第一任期更加鞏固，將使得川普更不受限制，態度更強硬。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美國外交政策的不確定性更高、波動性更大、更難預測，美國作為西方安全和經濟穩定的支柱地位不再可靠，迫使盟國重新思考對美關係的戰略。

以美國和歐洲的關係為例，川普第一任期內對北約集體防禦承諾的態度已動搖跨大西洋安全基礎，在川普的第二任期，其更強大的國內政治支持將使得美歐關係更不穩定，歐洲國家面臨兩難選擇：「繼續依賴美國還是追求更獨立的防務策略？」部分國家（例如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試圖尋求美國的安全保證，其他國家（譬如法國、德國）強調推動歐盟防務合作的必要，這種情況可能破壞歐洲的整體安全架構，增加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風險。

川普再度上任後，重啟貿易保護主義，對歐洲加徵關稅，傷害德國等出口導向國家的利益，迫使歐洲多元化貿易夥伴、調整供應鏈，以降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但歐盟內部對貿易政策的分歧讓轉型變得困難，同時提高歐盟內部的緊張關係。然而，川普對歐盟的不友善態度，提供歐洲強化政治、經濟、安全合作的機會，包括戰略自主、深化內部合作、多元化經濟聯繫，實現更平衡的跨大西洋關係（Wiedekind & Böller, 2025）。

Schütte (2025) 收錄於《慕尼黑安全報告》（*Munich Security Report*）的論文，討論川普重新主政後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認為川普主義將美國外交轉向單邊

主義和交易決策的外交政策，挑戰既有國際秩序，將重塑全球權力格局，出現多極化（Multi-polarization）的可能。

冷戰後，美國兩黨一致支持自由國際主義（宣揚民主、人權、自由貿易及聯盟），認為這符合美國利益，川普勝選標誌這個思維的停頓。川普視現行國際秩序為「壞交易」，認為美國付出過多的代價，讓其他國家坐享其成，因此他主張選擇性參與國際事務，僅在美國利益受到損害時行動，他也反對承擔國際義務，與過去的「不可或缺國家」的理念相悖，川普甚至提出擴張領土的主張，包括格陵蘭、加拿大、巴拿馬，顯示其不尊重國際規範。

川普相信美國不再是無限資源的超級大國，不必要扮演全球角色，但川普外交政策的首要目的是遏制中國，因此提高中國商品關稅、取消貿易優惠、加速經濟脫鉤、對保衛台灣立場模糊。再者，川普可能放棄歐洲安全保障角色，要求歐洲承擔更多國防責任。在烏克蘭的問題，川普要求迅速結束戰爭，以減輕美國的負擔。在中東問題，川普強硬支持以色列，反對兩國方案，並對伊朗施加最大壓力，尋求以色列與沙烏地阿拉伯關係正常化。在面對開發中國家方面，川普要求削減發展援助。

Schütte（2025）提到，川普上任後改變美國自冷戰後的外交政策，如此將改變美國與盟國的關係，歐洲勢必力求內部凝聚和團結，日韓對美國的依賴也會出現改變，美國留下的權力真空將由其他國家填補，全球權力結構朝多極化發展。至於貿易保護主義會導致全球經濟碎片化，對南方國家影響尤甚，不利全球經濟穩定。

Thompson（2017）就川普的外交政策進行深入分析，認為「美國優先」缺乏戰略遠見，而是以動員政治支持為主要目的。川普以「美國優先」作為外交政策口號，呼應美國歷史上保守民族主義的主張，強調聚焦國家利益，避免過度介入國際事務，並質疑自由世界秩序，認為全球化對美國工人不利，僅惠及其他國家和政治菁英。

然而，今日美國無法如二次大戰前自外於全球事務，「美國優先」與現實環境脫節。川普的世界觀根植於對自由世界秩序的不滿，認為美國在全球安全與貿易承擔過多的責任，但不同於國際主義，他的立場是情緒化、非理性反應的民族

主義，帶有懷舊色彩（「讓美國再次偉大」），與傑克遜的民粹主義類似，但更明確反對全球化。

Thompson（2017）提到，川普主義受舊保守主義影響，反對聯邦權力集中、恐懼外來影響，並強調非干涉但強硬的民族主義。基此，川普相信國際主義損害美國利益，對北約、難民及海外援助抱持懷疑態度，而白人勞工階層面臨失去工作機會的經濟壓力，加上文化悲觀情緒，助長種族主義與民族主義復興，選民對經濟和社會差距不滿，要求政府對貿易和移民採取強硬立場，川普巧妙利用這一現象贏得支持。

川普主義的外交政策缺乏宏大外交戰略，只是為了爭取政治基本盤，而非「自由世界領袖」角色，他推行競選承諾，包括興建美墨邊境圍牆、對其他國家提高關稅、限制移民政策、穆斯林旅行禁令等，雖然回應支持者的期待，但川普對自由世界秩序漠不關心，加上外交決策混亂，大大破壞與盟國的關係。

Devon Haynie（2020）批評川普以民族主義、單邊主義、反全球化為外交政策的核心，必然影響美國與盟國的關係，懷疑美國是否為值得信任的夥伴，長期而言將損害美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川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最後必然加速美國衰落。

陸、結 論

Richard L. Abel 於 2024 年發表三本關於川普主義的著作－《獨裁者如何尋求權力》（*How Autocrats Seek Power: Resistance to Trump and Trumpism*, 2024）、《獨裁者如何濫用權力》（*How Autocrats Abuse Power: Resistance to Trump and Trumpism*, 2024）、《獨裁者如何攻擊專業知識》（*How Autocrats Attack Expertise: Resistance to Trump and Trumpism*, 2024），指出世界正經歷第三波獨裁化浪潮，民主衰退在東歐、南亞、中亞尤為明顯，甚至美國這般歷史悠久的民主國家也未能倖免於威權主義的負面影響，美國憲法雖被設計用以防止獨裁者出現，卻面臨川普主義的挑戰。

Abel 的論著探討法律和司法機構如何減緩或防止威權主義對民主制度的破壞，透過豐富的法律文獻的耙梳和實證觀察，闡述法律在抵制威權主義的作用。Abel 表示法律並非應對專制威脅的靈丹妙藥，相反地，法律是政治建構的現象，

與政治相互交織，因此單靠法律無法解決威權主義興起的挑戰，法律需要與政治結合才能戰勝獨裁者。Abel 的說法打破以法律作為防止民主倒退的主要工具的迷思（Bugaric, 2025）。

川普是一個無序的破壞者，其「財閥民粹主義」（plutocratic populism）特色在於反菁英言論與服務富人利益，川普再度當選後，採取更系統化的威權策略，清除不忠的公務員，強化政治化司法任命，許多自由派學者過度強調以法律抵禦威權主義，但並非有效的方式，因為這種方法忽視政治極化、社會分裂、經濟不平等的深層因素，不足以應對當前危機，這些制度本身阻礙處理全球化危機的必要改革。

真正解決方案在於重建民眾對民主的信任，當民主失去普遍支持或政府機構的權威被削弱時，法律阻止威權主義的作用有限。當前民主危機的根源在於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導致的經濟不平等，以及由此引發中低階層的不滿，這些問題需要推動政治改革而非僅靠法律解決，只有結合廣泛的民眾參與和針對結構性問題的政治改革，才能充分保障民主，抵禦威權主義的威脅。

川普的崛起對美國政治和社會、對國際秩序、對世界民主制度的影響是各方關注的議題。傳統上，政治學關注行政權獨大的缺陷，在右翼民粹主義的影響之下，川普的意志凌駕制度和法律之上，使得美國這個講求監督制衡的國家，都無法確保民主制度的成熟運作，更遑論川普主義已經在全球興起一股效應，為其他國家領導人帶來示範效應，以超越法律的手段遂行政治野心，在這個情況之下，人民自由將更沒有保障，政府施政也不會以民眾的最大利益為考量。

以土耳其為例，雖然具有經由民主形式產生的國家領導人和政府，但長期壓制在野力量，與獨裁國家無異。至於台灣在 2024 年總統與立委選舉過後，民進黨取得中央執政權，國民黨成為國會最大政黨，但朝野兩黨於 2025 年推動大罷免潮，這種作法讓憲政運作更加混亂，也加深社會對立，一旦國內政治過度極化，有可能出現類似川普的領導人，我們應該防止民粹主義在台灣崛起，確保民主政治健全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川普的外交政策引發美國信任問題。川普的交易決策和反覆無常的個性破壞國際秩序的穩定，美中台三角戰略充滿不確定性，美中關係緊張，台灣成為美中角力的戰略核心，承受更高的軍事與外交壓力。在這樣的情況下，

政府必須嚴肅思考過度依賴美國的政治風險，在兩強間保持靈活度，避免成為地緣衝突導火線。

此外，我國係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體，川普的貿易保護主義、高關稅政策及美中貿易戰，對台灣造成很大的衝擊。政府應透過政策調整供應鏈佈局，提升產業自主與升級，鼓勵高科技創新，強化經濟競爭力與戰略價值，推動多元貿易策略，尋找替代市場或產地移轉，降低對單一市場（特別是美國與中國）的依賴，如此才能維護全民利益。

參考文獻

- 付文廣（2022）。從門羅主義到威爾遜主義：美國對外干預思想的起源與發展。
拉丁美洲研究，43（3），126-153。
- 楊惟任（2019）。從政治心理學分析川普的外交政策。全球政治評論，(67)，29-56。
- Abel, R. L. (2024a). *How Autocrats Seek Power Resistance to Trump and Trumpism*. Routledge.
- Abel, R. L. (2024b). *How Autocrats Abuse Power Resistance to Trump and Trumpism*. Routledge.
- Abel, R. L. (2024c). *How Autocrats Attack Expertise Resistance to Trump and Trumpism*. Routledge.
- Alexander, D. (2025). Here's How Much Donald Trump Is Worth, *Forbes*. Retrieved 9 April 2025, from <https://www.forbes.com/sites/danalexander/article/the-definitive-networth-of-donaldtrump/>
- Badiou, A. (2019). *Trump*. Polity Press.
- Barone, E. (2016). This Writer Ranked American History's Dirtiest Elections. Here's What He Says About 2016. *The Times*. Retrieved 14 April 2025, from <http://time.com/4554784/dirtiest-elections-american-history-2016/>
- Benjamin, R. (2020). Democrats Need to Wake Up: The Trump Movement Is Shot Through With Fascism. *The Intercept*. Retrieved 28 April 2025, from <https://theintercept.com/2020/09/27/trump-supporters-fascism-election/>

- Boler, M. & Davis, E. (Eds.) (2020). *Affective Politics of Digital Media Propaganda by Other Means*. Routledge.
- Boucher, G. M. (2024). Is Donald Trump a fascist? No - he's a new brand of authoritarian. *The Conversation*. Retrieved 5 April 2025, from <https://theconversation.com/is-donald-trump-a-fascist-no-hes-a-new-brand-of-authoritarian-241586>
- Boucheron, P. (2020). 'Real power is fear': what Machiavelli tells us about Trump in 2020. *The Guardian*. Retrieved 30 April 2025,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0/feb/08/real-power-is-fear-donald-trump-machiavelli-boucheron>
- Brewster, J. (2020). Republicans Ask, Whether Or Not Trump Runs In 2024, What Will Come Of Trumpism? *Forbes*. Retrieved 9 April 2025, from <https://www.forbes.com/sites/jackbrewster/2020/11/22/republicans-ask-whether-or-not-trump-runs-in-2024-what-will-come-of-trumpism/>
- Brown, W., Gordon, P. E. & Pinsky, M. (2018). *Authoritarianism: Three Inquiries in Critical The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ugaric, B. (2025). Trump and American Democracy: Why the Constitution Alone Won't Save American Democracy.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52 (2), 57-80.
- Cavaillé, C., Gidron, N. & Hall, P. A. (2016). Trumpism As a Transatlantic Phenomenon. *The American Prospect*. Retrieved 16 April 2025, from <https://prospect.org/power/trumpism-transatlantic-phenomenon/>
- Continetti, M. (2020). Is Trump Really All That Holds the G.O.P. Together?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17 April 2025,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20/12/22/opinion/trump-republican-party.html>
- de la Torre, C. (Ed.) (2019). *Routledge Handbook of Global Populism*. Routledge.
- de la Torre, C. (2017). Trumpism and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in America. *Clingendael Spectator*, (71), 1-9.
- Dean, J. W. & Altemeyer, B. (2020). *Authoritarian Nightmare: Trump and his Followers*. Melville House Publishing.
- Delli, C. (2018). Alternative Facts: Donald Trump an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U.S. Media Regime. In Pablo J. Boczkowski and Zizi Papacharissi (Eds.), *Trump and the Media* (pp.17-24). MIT Press.

- Devereaux, B. (2024). New Acquisitions: 1933 and the Definition of Fascism. *A Collection of Unmitigated Pedantry*. Retrieved 25 April 2025, from <https://acoup.blog/2024/10/25/new-acquisitions-1933-and-the-definition-of-fascism/>
- Drezner, D. W. (2020). Immature leadership: Donald Trump and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96 (2), 383-400.
- Eco, U. (1995). Ur-Fascism. *The New York Review*. Retrieved 24 April 2025, from <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1995/06/22/ur-fascism/>
- Fandos, N. (2021). Here's what it would take to impeach a president in 12 days.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11 April 2025,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21/01/13/us/politics/heres-what-it-would-take-to-impeach-a-president-in-12-days.html>
- Fandos, N. & Shear, M. D. (2019). Trump Impeached for Abuse of Power and Obstruction of Congress,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10 April 2025,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19/12/18/us/politics/trump-impeached.html>
- Finchelstein, F. (2017). *From Fascism to Populism in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uchs, C. (2018). *Digital Demagogue: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Trump and Twitter*. Pluto Press.
- Glasser, S. B. (2018). The Man Who Put Andrew Jackson in Trump's Oval Office. *POLITICO*. Retrieved 11 April 2025, from <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8/01/22/andrew-jackson-donald-trump-216493/>
- Goldberg, M. (2020). Just how dangerous was Trump?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23 April 2025,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20/12/14/opinion/trump-fascism.html>
- Gordon, P. E. (2017).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Revisited: Reading Adorno in the Age of Trump. *Boundary 2*, 44 (2), 31-56.
- Gorski, P. (2019). Why Evangelicals Voted for Trump: A Critical Cultural Sociology. In Jason L. Mast and Jeffrey C. Alexander (Eds.), *Politics of Meaning/Meaning of Politics. Cultural Sociology*. Springer Publishing.
- Greenberg, D. (2016).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rumpism. *POLITICO*. Retrieved 13 April, 2025, from

- <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6/12/trumpism-intellectual-history-populism-paleoconservatives-214518/>
- Hasan, M. (2020). Is This Trump's Reichstag Fire Moment? *The Intercept*. Retrieved 2 April 2025, from <https://theintercept.com/2020/06/04/is-this-trumps-reichstag-fire-moment/>
- Haynie, D. (2020). Report: American Quality of Life Declines Over Past Decade. *U.S. News*. Retrieved 15 April 2025, from <https://www.usnews.com/news/best-countries/articles/2020-09-11/a-global-anomaly-the-us-declines-in-annual-quality-of-life-report>
- Henninger, D. (2021). Trumpism According to Trump.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trieved 19 April 2025, from <https://www.wsj.com/articles/trumpism-according-to-trump-11614812815>.
- Hopkin, J. & Blyth, M. (2021). Global Trumpism: Understanding Anti-System Politic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In Boris Vormann & Michael D. Weinman (Eds.), *The Emergence of Illiberalism Understanding a Global Phenomenon*. Routledge.
- Humire, J. M. (2024). The Foreign Policy Foundations of Trumpism. *NORTEAMÉRICA*, 19 (1), 1-25.
- Illing, S. (2018). What Machiavelli can teach us about Trump and the decline of liberal democracy. *Vox*. Retrieved 4 April 2025, from <https://www.vox.com/2017/7/24/15913826/machiavelli-donald-trump-democracy-america-erica-benner>
- Isaac, J. C. (2017).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5 (3), 625-632.
- Izu, I. S., Comfort Sheidu, and Gimba Abu Sule (2024). Political Economy of Anti-Globalization Waves: A Review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und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Nou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 (1), 19-38.
- Jacquemet, M. (2019). 45 as a Bullshit Artist: Straining for Charisma. *Tilburg Papers in Culture Studies*, (235), 82-93.
- Johnson, J. (2018). The Self-Radicalization of White Men: 'Fake News' and the Affective Networking of Paranoia. *Special Issue on Media and the Extreme Right,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Critique*, 11 (1), 100-115.

- Jutel, Olivier (2019). Donald Trump, American Populism and Affective Media. In Carlos de la Torre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Global Populism*. Routledge.
- Kimmel, M. (2015). *Angry White Men: American Masculinity at the End of an Era*. Nation Books.
- Kagan, R. (2016). This is how fascism comes to America. *The Brookings*. Retrieved 22 April 2025, from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this-is-how-fascism-comes-to-america/>
- Katzenstein, P. J. (2019). Trumpism is US. *The WZB*. Retrieved 20 April 2025, from <https://www.wzb.eu/en/news/trumpism-is-us>
- Kertzer, J. D. & Zeitzoff, T. (2017). Beyond Narcissism: What Political Psychology Tells Us About Foreign Policy Under Trump. *Politicalviolenceatagance*. Retrieved 15 April 2025, from <http://politicalviolenceatagance.org/2017/02/13/beyond-narcissism-what-political-psychology-tells-us-about-foreign-policy-under-trump/>
- Komlos, J. (2017). The Triumph of Trumpism. *Journal of Contextual Economics*. *Journal of Contextual Economics*, 137 (4), 421-440.
- Levitsky, Steven and Daniel Ziblatt (2018). *How Democracies Die*. New York: Crown.
- Lieberman, R. C., Mettler, S., Pepinsky, T. B., Roberts, K.M. & Valelly, R. (2019). The Trump Presidenc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7 (2), 470-479.
- Lowndes, J. (2019). Populism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George Wallace to Donald Trump. In Carlos de la Torre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Global Populism*. Routledge.
- Lyall, S. (2021). The Trump Presidency Is Now History. So How Will It Rank?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12 April 2025,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21/01/23/us/politics/trump-presidential-history.html>
- Massachs, J., Monti, C., De Francisci Morales, G., & Bonchi, F. (2020). Roots of Trumpism: Homophily and Social Feedback in Donald Trump Support on Reddit. *arXiv*. Retrieved 14 April 2025, from <https://arxiv.org/abs/2005.01790>
- Matthews, D. (2021). The F Word. *Vox*. Retrieved 29 April 2025, from <https://www.vox.com/22225472/fascism-definition-trump-fascist-examples>

- McAdams, D. (2016). The Mind of Donald Trump. *The Atlantic*. Retrieved 12 April 2025, from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6/the-mind-of-donald-trump/480771/>
- McFall, M. R. (2024). Kamala Harris On Course to Do Worse Than Hillary Clinton in Electoral College. *Newsweek*. Retrieved 8 April 2025, from <https://www.newsweek.com/kamala-harris-electoral-college-result-worse-hillary-clinton-2024-election-donald-trump-1981331>
- McGaughey, E. (2018). Fascism-Lite in America (or the Social Ideal of Donald Trump). *British Journal of American Legal Studies*, 7 (2), 291-315.
- Merkouraki, M. & Tzioti, K. (2024). Mapping the Trump-Harris First Presidential Debate: Narratives of Trumpism Propagation Rattle Voters' Ontological Security. *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7 (4), pp. 31-39.
- Mirza, M. N., Babar, S. I., & Nizamani, F. Q. (2021). Leadership, Idiosyncrasies, and Political Behavior: Personality Analyses of Presidents Donald Trump and Andrew Jackson. *Global Political Review*, 6 (1), 12-23.
- Mollan, S. & Geesin, B. (2019). Donald Trump and Trumpism: Leadership, ideology and narrative of the business executive turned politician. *Organization*, 27 (3), 405-418.
- Morris, E. K. (2019). Inversion, Paradox, and Liberal Disintegration: Toward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rumpism. *New Political Science*, 41 (1), 17-35.
- Parker, C. S. (2021). Status Threat: Moving the Right Further to the Right? *Daedalus*, 150 (2), 56-75.
- Paxton, R. O. (2021). I've Hesitated to Call Donald Trump a Fascist. Until Now. *Newsweek*. Retrieved 26 April 2025, from <https://www.newsweek.com/robert-paxton-trump-fascist-1560652>
- Polychroniou, C. J. (2020). Noam Chomsky: Trump Has Revealed the Extreme Fragility of American Democracy. *Truthout*. Retrieved 7 April 2025, from <https://truthout.org/articles/noam-chomsky-trump-has-revealed-the-extreme-fragility-of-american-democracy/>
- Postel-Vinay, O. (2024). The origins, nature, and future of Trumpism. *CAIRN.INFO*. Retrieved 10 April 2025, from <https://shs.cairn.info/dossiers-2024-6-page-1?lang=en>

- Reicher, S. & Haslam, S. A. (2016). The politics of hope: Donald Trump as an entrepreneur of identity. *Scientific American*. Retrieved 16 April 2025, from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the-politics-of-hope-donald-trump-as-an-entrepreneur-of-identity/>
- Richards, B. (2024). The authoritarian/libertarian hybrid. *Free Associations: Psychoanalysis and Culture, Media, Groups, Politi*, (93), 1-12.
- Robertson, D. (2020). What Liberals Don't Get About Trump Supporters and Pop Culture. *POLITICO*. Retrieved 1 April 2025, from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0/05/16/trump-death-star-pop-culture-mutiny-bounty-curb-enthusiasm-260471>
- Schütte, L. (2025). United States: Maga Carta. In Tobias Bunde, Sophie Eisentraut, and Leonard Schütte (Eds.), *Multipolarization: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5*, <https://doi.org/10.47342/EZUC8623-2>
- Shanahan, D. (2017).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Trump: An Expatriate's Lament*. Independently published.
- Shenk, T. (2016). The dark history of Donald Trump's rightwing revolt. *The Guardian*. Retrieved 3 April 2025,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6/aug/16/secret-history-trumpism-donald-trump>
- Tarizzo, D. (2021). *Political Grammars: The Unconscious Foundations of Modern Democrac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emelkuran, E. (2019). *How to Lose a Country: The 7 Steps from Democracy to Dictatorship*. HarperCollins.
- Thompson, J. (2017). Understanding Trumpism: the New President's Foreign Policy. *SIRIUS - Zeitschrift für Strategische Analysen*, 1 (2), 1-6.
- Traverso, E. (2017). *The New Faces of Fascism: Populism and the Far Right*. Verso.
- Tucker, E. (2018). Hope, Hate and Indignation: Spinoza on Political Emotion in the Trump Era. In Marc B. Sable and Angel J. Torres (Eds.), *Trump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Patriotism, Cosmopolitanism, and Civic Virtue*. Palgrave MacMillan.
- Urbinati, N. (2019). On Trumpism, or the End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Open Edition Journals*, (4), 209-226.

- Wiedekind, J. & Böller, F. (2025). Beyond Stable Alliances: Uncertainty at the Dawn of Trump's Second Act.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wissenschaft*, 21 February 2025, 1-8.
- Will, G. F. (2020).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umpism and fascism. *The Washington Post*. Retrieved 27 April 2025, fro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the-difference-between-trumpism-and-fascism/2020/07/09/377ae76e-c208-11ea-9fdd-b7ac6b051dc8_story.html
- Wolf, Z. B. (2020). Election 2020: How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roadblocks could cause problems for Biden. *CNN*. Retrieved 21 April 2025, from <https://edition.cnn.com/2020/11/09/politics/what-matters-november-9/index.html>
- Zeitz, J. (2024). Trump and Fascism: A Pair of Historians Tackle the Big Question. *POLITICO*. Retrieved 6 April 2025, from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4/10/29/trump-fascism-historians-00186027>

The Emergence and Analysis of Trumpism

William Yang*

* William Yang, Ph.D.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Warwick, U.K.), is currently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at Shih Hsin University. He has served as the Dean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Dean of Public Affairs, and Chairman of the General Studies Committee, with research expertise in politic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global governance,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policy,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Email: william@mail.shu.edu.tw.

Received: April 14, 2025.

Accepted: May 31, 2025.

Abstract

Trump's political philosophy, policy style, and ideology, known as Trumpism, combines populism, nationalism, anti-establishment sentiment, and questioning globalization, immigration, and traditional political elites to exacerbate the polarization of U.S. domestic politics and create a crisis of institutional confidence, strain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its allies, damage U.S. international prestige, and keep the global order in a state of uncertainty. This paper adopts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tic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al psychology, history, sociology,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disciplines to delve into the core of Trumpism and understand its impact on U.S.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is paper finds that Trumpism is the outcome of the political, histor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addition to the media effect. It can not be understood by any single analytical framework. Besides, Trumpism is not a theory or ideology but an emotion. However, Trumpism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because of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power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Keywords: Trumpism, America First, Non-Interventionism, Populism, Reciprocal Tariff